

● 胡鼎宗

悲劇英雄林則徐（四）

屯田開荒有利邊塞

道光二十三（一八四三）年，林則徐五十九歲。在歡送鄧廷楨東歸的時候，想到同案被謫的同事已因先到一年而返，目前只有自己在此謫守，不免感慨系之。不過，他將此情轉化成在墾荒事業上的努力，成就了同樣斐然的功業。

由於對俄情的熟知，林則徐認為，新疆位處邊陲地廣人稀，糧產不豐，若強敵入侵，屆時才調兵轉餉，千里赴援，恐緩不濟急，因此，他認為開墾殖邊才是基本所在。

他花了兩年的時間在這項工作上。一個

階段是開墾伊犁附近阿齊烏蘇荒地，另一個階段是勘辦西南疆庫車、阿克蘇、和闐、喀什噶爾、伊拉里克等地方的墾務，廣受當地人民的頌揚和愛戴。

由於他是水利專家，所以在墾荒中最重視水利資源的運用，不過新疆缺水，又多屬沙漠區，造成人煙稀少的最大原因即是水資源的不足，林則徐墾荒時就特別注意即此。

他看見當地有一種名叫「卡井」的水利設施，能引水橫流，「由南而北，漸引漸高，水從土中穿穴而行，不可思議。」由是激起他的研究興趣，將之改良而成「坎井」，流傳至今。

所謂「坎井」，是他在引水之前，先審察形勢，研究土質。在有雪水流經之地，穿地成泉，再鋪以羊氈以止滲漏，每隔五、六丈又如法開一井，井井相連，中通以渠。而在山麓所開之井，井位較深，俾能流入第二井，以此類推，將此連通式的地下水井名之為「坎兒井」。

坎兒井做成後，可資灌溉的面積為二、三百畝到四、五百畝不等，著實給當地帶來不少的生機。經此推廣，計墾田三萬七千餘頃。新疆人為感念他的功業，特把這種井命名為「林公井」，以茲感懷。

道光二十四年十月，林則徐已到戍所二年。同案的鄧廷楨早已奉旨釋回，只在該地一年半而已，加之林則徐用心全力墾荒引水，似應早日遣釋，而伊犁將軍布彥泰也在奏

章中極力推許林則徐的功績，怎奈道光皇帝並不交議，只派林則徐再前住西南疆墾荒。

其中原因，究竟是皇帝深知邊疆經營需借其大力推展，抑或是又遭朝中權臣構害，不得而知，但顯然對林則徐不公則是可以確定的，可是，林則徐卻一秉忠誠敬事的態度，即刻前往，並無任何不滿之辭，想是兩年謫戍，已然將名利看淡、看開了。

道光二十五年，林則徐六十一歲。在伊犁的文武官員俱因墾荒有功而加官晉爵，九月，伊犁將軍布彥泰升陝甘總督，林則徐則奉旨「回京，以四、五品京堂候補」，終於結束了三年多的謫放生涯。

是年十一月，林則徐剛從新疆進入甘肅省境，皇帝的命令又到，這次是要他在伊犁將軍布彥泰未到總督任內時，先賞候補四、五品京堂林則徐為三品頂戴，署陝甘總督，一直到次年的三月，御署督任，六月底才離開甘肅。

皇帝發布這個命令自然有其用意，主因是甘肅、青海邊區頻頻發生亂事，人事又更

迭頻繁，數邊區大吏只有他最具威儀，也最具有剿寇經驗，於是傳旨留在甘肅綏靖邊界。

## 平亂有功振興軍威

其實，林則徐那時的心境頗為矛盾。自禁煙失利遭譴責後，即親嘗伴君不易，遭人構陷等不可掌握之因素，又因遠謫邊塞，歷盡風霜，對生命價值的體會自有不同，只是詔書已下，雖有歸隱之心，也不得不戮力從公，全力以赴。

這種心理可見於他自刻一印，上書「龍辱皆忘」，以及在給太太的信中提到「農圃耦耕他日願」中，得見一斑。

儘管如此，他一奉旨到甘，正遇野番劫掠，就即刻披掛上陣率兵平番，並運用以往督造大砲的經驗改製大砲，果然對剿番得力不少。他還明察秋毫，對不力的武官立請撤辦，對有功的官士則大加升賞，因此，所率軍隊士氣大振，剿番無往不利。

當時，番寇猖獗，駐甘部隊兵疲馬弱，不堪一擊，連傷幾位總兵，等林則徐統兵後才見好轉。在平番的行動中，雖得力於林則徐改良大砲發揮功效所致，基本上，林則徐的帶人以誠，使部衆心悅誠服、戮力同心，更是很大的一股助力。

他帶兵重紀律、明賞罰，使衆人翕服；對待被俘生番，一樣以理服人，而且寬大為懷，恩威並施，此點與多數滿清官吏不同，

因清朝法令嚴苛，多用重刑鎮壓內亂，如此即易致冤獄。林則徐明瞭嚴刑的不夠周延，所以並不主張殺伐鎮壓，他明察秋毫，待人以誠，敵手往往心悅誠服而甘受處置；這就是他能迅速平定內亂的原因之一。

道光二十六年，林則徐六十二歲。三月間他又接到命令補授陝西巡撫，按成例他應可先進京面謁皇帝，可是卻奉到道光帝的批示：「毋庸來京，可赴任時，即赴新任。」表示皇帝不願見他，不想聽他的報告；面對這種情況，更加深了他退隱民間的意念。

當他七月到達西安履新後，到隔年的四月又奉到新職的派令，升任雲貴總督。總計在陝西巡撫任內只有九個月的時間，但他仍然在此地留下讓人懷念的政績。

當時銀元和制錢因鴉片戰爭失利，賠償軍費的關係，使得白銀外流情形較之走私鴉片時更嚴重，而因白銀不足只好鑄制錢以應付，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日復一日。至於陝西地區則因交通不便等因素，更使得物價上漲，民衆苦不堪言。朝廷當然也注意到這種情形，乃頒下旨令，要各地籌議銀、錢畫一。

依章程實施，林則徐當即奏報，陝西有礙難之處，甘冒違旨之禍，請仍循舊章，為陝民減緩了物價上漲的生活壓力。

此外，在辦理陝西的賑務上，林則徐更是躬身參與，甚獲省民愛戴。

該年陝西大旱，災荒遍野，林則徐審察時勢，採取一種平準物價的方法，使大家都

能得到廉價糧食的供應，但又怕不肖商人囤積牟利，於是要求地方官在編查保甲的時候，將戶口確切查明，貧戶可憑登記之單買到平價之糧；他對極窮之民就收編在一處，由他自己捐廉倡導，也請地方官紳捐輸濟貧，由是解決不少貧病無依的問題。

在他到任九個月後，以積勞成疾染病在身，奏請開缺，道光皇帝卻不准，給予三個月的時間調養，並未符合他想歸隱的心意。

道光二十七年正月，林則徐六十三歲。

他決定奏請退休，於是在西安巡撫署內，將

自己的所得和產業均分為三份，分給三子。

這段分家的情形，見於曾國藩致其弟曾國荃的信中有云：「聞林文忠三子分家，各得六千串，督撫二十年，家私如此，真不可及，吾輩當以爲法。」正說明了他的爲官清正，兩袖清風。

過了一個月後，林則徐接詔令，調他爲雲貴總督，同樣不命他回京覲見，可逕赴四川就任。他雖有心退隱，可是見滇中回亂方萌，不得不爲國家盡力，於是啟程赴任。

當年六月，他抵達昆明就任雲貴總督。這裡是他二十八年前來過的地方，很多故舊門生相敘，使得人事上非常和諧，不過，他面臨轄區的變亂，比起陝西來更要困難得多。

## 消泯紛爭平定邊釁

由於滇南各省漢回雜處，卻不通婚，而

且相互猜忌，常啟爭端，道光皇帝登基時就發生過械鬥焚殺的命案，紛擾不已。道光二十五年發生大規模的漢回衝突，死傷在千人以上，朝廷震怒，除將雲貴總督賀長齡降調外，並派李星沅繼任，查明事件之因，過了半年，李星沅上奏處理經過情形，卻在此時奉調出任兩江總督，而由林則徐接任。

林則徐到任後，在奏書中表明了他處理事情的原則是：「但當別其爲良爲匪，不必歧以爲漢爲回，果能各擇其良，以漢保回，以回保漢，協力同心，共驅外來游匪，則所謂同體者非復虛言……」事實證明，他的「不問漢回、只分良莠」的作爲，的確是那時候所迫切需要的。

在連續辦了幾件案子後，當地又發生大規模的漢回衝突事件，兩方死傷接近千人，房屋被焚有三千多間。林則徐接到消息後極爲震怒，除將犯案人員緝拿審訊外，並針對地方無能官吏嚴加徹查，他認爲「立政之道，察吏爲先」，要想使百姓安居樂業，沒有一點從屢次發生衝突上，可以看出地方官員的顛頽，促使他下決心整頓官箴爲要。

於是他在上奏朝廷，親自察查各地官吏，遇有不肖者或因循苟且者立即徹辦，從不寬貸，不過，該地衝突積習已深，在他努力扭轉惡質文化的同時，仍發生許多暴亂事件。

其中，保山的回民變亂規模最大，林則徐奏請親自督剿，只領精銳軍三千人前往。

由於雲南部隊十幾年軍紀廢弛，林則徐所率領的人馬則號令嚴明，面目一新，頗令當地人驚奇，於是夾道歡迎，林則徐也不負衆望，與亂軍幾次接戰，就將之擊潰，迫使匪酋釋放官吏乞和。

由於林則徐部隊軍紀嚴整，行軍沿途百姓都焚香禱告旗幟開得勝，綏靖地方，後與匪接戰，果如摧枯拉朽般，使匪倉皇乞和，林則徐嚴加審訊，毋枉毋縱，在他的恩威並濟下，迅速平亂，使地方趨於平靜。

對於保山事件的處理情形，林則徐是採漢回一視同仁，無偏無私的原則辦理。他先通告各省，其中特別提到：「今爾後，但以良莠，不分漢回，莠則雖漢必誅，良則雖回無問。」深獲滇民的敬佩和感戴。

當然，他更重視平亂之後的善後處理工作，而且不辭辛勞的躬身參與。

第一件是安置劫後的回民。他親自探訪各地，找到一處佳地，幾經與該地民衆洽購地土農作等遷移事項，再將回民二百多戶遷至此，給予口糧，並派兵巡查，回民得此保護又有地可利用，紛紛遷徙來此，都能與附近的漢族及土著和平相處，維持幾十年的平靜。

第二件是健全滇西各地的人事。他深信爲政在人，所以慎選官吏，加強考核，只要察到不盡心盡力者即行徹辦，而對官箴良好者則破格晉用，以爲國遴選將才，並爲百姓造福。

他認爲地方官事務繁多，如以官辦形式必然會有陋規產生，若改爲「商民朋資夥辦」，則可能效果較佳。換句話說，早在百年以前，林則徐似乎已看準了官辦企業的缺點甚多，而如打破傳統由民辦企業接手，必然能創造更多的利潤及遠景；事實證明，林則徐確有這方面的遠見，從雲南採礦更可見他勇於接受新觀念和新作法，對一個已上六十歲的人來說，的確不容易。

在整頓雲南開礦事業前，林則徐先立下了四項章程：一是寬鉛禁。二是減浮費。三是嚴法令。四是杜詐僞。就現代觀點來看，

即是事先做好準備工作，以法令為主軸，推動生產事業，而能興利除弊，使該事業永續經營。

林則徐在當地辛勤工作頗受到道光皇帝的嘉許，特加給太子太保銜，並賞戴花翎，對於這樣的殊榮，林則徐除感恩外，倒早已泰然處之了，並再次萌生功成身退之念；其原因無它，乃健康不佳、壯志未酬之故。

### 告病還鄉憂國憂民

道光二十八年，林則徐六十四歲。正當

他想歸隱家園時，遭受喪妻之痛，使他近十年來備嘗憂患的心情又受到嚴重的衝擊。林則徐和他的夫人鄭淑卿相敬如賓，感情篤篤，兩人一起走過歡笑和悲苦的日子，尤其是林則徐被調戍的時候，鄭淑卿女士對他的照顧無以復加，使他能無後顧之憂的度過黑暗期，而今夫人因病去世，對林則徐不啻是個相當重大的打擊。

過了半年，到道光二十九年六月，林則徐上摺告假一個月，七月又以病體未癒奏請

開缺回籍調理，道光皇帝兩次都降旨命他「安心調理」，終因他的堅持不得不勉從其請，准許他告病還鄉。

道光二十九年九月，林則徐六十五歲。

自雲貴總督任內離職還鄉時，滇省民眾自動

聚集歡送，一時途爲之塞，滇人更鑄金留念，並且勒石銘勳，對這位受民愛戴的父母官致上最虔敬的祝福。

林則徐也在離程中諄諄告誠部屬治邊的要方，不外乎「公、勤、仁、明、威，少一

不可，守令能公、勤，則小費可弭，大吏能仁、明、威，則衆心自服。」不過，繼他者並未如他這樣愛民如子、敬事以誠，十幾年後，果又有暴動產生，令人不勝感慨。

他對滇民的擁戴，感受亦深，特在離滇時賦詩言志，其中有這樣的詩句：「黃金時節別苴蘭，爲感輿情忍淚難，……膏肓或起

生猶幸，寵辱皆忘臥亦安，猶有惄瘼仍在抱，憂時長結寸心丹。」

基本上，林則徐以病告歸，仍是心懷國事的，只是他對自己的遭遇非常清楚，自道光皇帝特達知遇後，惟知盡心盡力於國事，但禁煙後遭致諸多責難，皇帝亦深知此情形，不過，喪權辱國之責任仍需由他扛下，此爲現實，也是無可奈何之事；正因爲與皇帝有此心結難解，所以幾次有機會面聖，都被曉諭即刻赴任終不能與皇帝面見，所以歸老家園，不問政事應是較佳的選擇。

雖然，當時朝中大臣多有爲其打抱不平，林則徐倒不是那麼介意的，他在覆邵懿辰的信中，對於人才之發掘與培養，即明白指出：人之才地各異，亦因用之者爲轉移，有才而不用，與無才同，用之而不使之盡其才，與不用同。且當其未用之先，猶有所冀也，及用之而不能盡其才，或且以文法繩之，猜忌譴之，則其人之志因而不能自伸，而天

之不能竟其用者此也。

從這裡多少可看出他的志向和抱負，而他自己就是以培育人才以竟其志。

在滇的時候，他重用張亮基，在雲貴，他培植胡林翼，兩位都是國家棟樑之才。張亮基才識明幹，勤奮有爲，深得林則徐器重，在滇省爲官僅一年餘，就以政績斐然和林則徐的提拔，而官至雲貴總督，並且成爲一代名臣。

胡林翼更是受林則徐特遇之情，成爲名將名臣，胡的知交左宗棠亦受林則徐賞識，是晚清力挽狂瀾的名將，兩位皆受知於林則徐；名臣前後輝映，雖處滿清弱勢，仍有可觀之處。

林則徐也賞識沈葆楨的才能，且招之爲女婿。日後沈葆楨出類拔萃，且對經略台灣，貢獻卓著，可見林則徐的知人之明和謀國之忠，是具前瞻性了。

道光二十九年年底，林則徐六十五歲。當他到達南昌時感到身體不適，就留在百花洲過年，面對當地優美的風景，林則徐享有幾十年未曾有的輕鬆感覺，他吟詩賞景，留下一段美好的時光。

道光三十年，林則徐六十六歲。當他三月初抵達福州老家時，聽到道光皇帝駕崩的消息，隨即設靈拜奠，感念皇帝三十年的知遇之恩，悲傷不已。

此時的林則徐，先受喪妻之痛，再蒙失君之苦，已然對人生有所參透。在終老林泉

中  
外  
雜  
誌  
(四) 徐則林雄英劇悲

的悠閒日子裡，他自撰一聯，十足代表著他的感觸和心境，聯語如下：

「郊原雨足雲歸岫」

台閣風清月在天」

事實上，他的爲官經歷豐富，辛勞奔波，有目共睹；四十年間，全國八個總督除直隸、四川、閩浙外，做過其餘五任總督，足跡從東南到西陲，從北方到南邊都踏遍。我們從他自刻的兩個圖章，可以了解全貌，一個是「歷官十四省統兵四十萬」，一個是「身行萬里半天下」，代表著他對自己的肯定，也是這一生豪氣的寫照。

在鄉里中，由於是知名人物，可說是動見觀瞻，他的個性又極爲隨和，非常受到里民的敬佩和愛戴，每每在他出遊時，鄉民群集仰望，連挑擔者亦都息肩以待，表達對他的崇拜。今在晚輩的眼中，不但是博學多聞的老師，更是和藹可親的長者。

不過，他雖退隱鄉里，心仍念念於國事，尤其家鄉福州城內勝地烏石山積翠寺、神光寺，竟被戰勝者英國人強行佔住，閩督爲恐起爭禍端百般遷就，林則徐見此情形率衆出面與英人抗爭，英人終於屈服而退出城外，此舉自然引起兩面評價。

當地土紳對他勇於力爭十分感佩，但閩

督則因他的抗英易致禍端而欲上奏參劾，因新皇帝咸豐有意起用他遭擋置，免除了這一場不必要的麻煩。

抱病從公公忠體國

咸豐皇帝登位後，立即下詔求賢，命保舉在任在籍人員，正告病中的大學士潘世恩已八十歲，仍立即上奏，薦舉林則徐，此時朝中雖仍有與林不合之官員欲加阻撓，但咸豐皇帝不爲所惑，下詔林則徐若健康情形良好，即刻到京面謁，若身體需調養，俟痊癒後即刻到京，明示了對他的信任。

此時的林則徐身體尚好，只是患痔漏和疝氣，當他奉到新皇帝的詔令時也有些爲難，一是他既已退隱，與朝中某些大臣又不合，能否在到京後有新作爲，尚不明朗；一是他才自總督任上告病離任數月而已，此時再膺新職，難免予人故作姿態之疑，所以，即使得到咸豐皇帝的榮寵，他的心裡仍是十分複雜的。

當時他的作法是，理該應詔上京面聖，但要拖延些時間才行。沒想到洪秀全於六月間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事，亂事迅速蔓延，朝廷震動，咸豐皇帝依據廣東通政使之奏，詔命林則徐爲欽差大臣，馳驛迅赴廣西剿辦，詔命下達一月後，又再命他兼署廣西巡撫。

林則徐奉命後，雖仍在病中，第二天便力疾前往，以效馬革裹屍之志，廣東部舊聞

訊自動請纓，民衆夾道歡送，額手稱慶，而廣西的賊黨聽說林則徐率軍來剿，已散去大半，洪秀全亦準備竄入水路，對剿匪初期情勢十分有利。

不過，由於星夜兼程，趕赴亂地，使得宿疾加重，他的長公子汝舟曾請稍事歇息再去，都爲他所阻止，他告訴兒子：二萬里冰天雪窖，隻身荷戈，未嘗言苦，此時反憚勞乎？並口占一聯：苟利國家生死以，敢因患難避趨之。說得豪壯，也令人動容。

當他督師至潮州時，又感染了痢疾卻仍抱病前行，終至不起，死於普寧行館，年六十六歲，其時爲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日，西元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。

林則徐逝世後，清廷對他的飾終之典甚爲隆重，贈太子太傅，謚名文忠，御賜祭葬及碑文，並准在籍建專祠，各地也都呈報建祠，加以感念，均獲朝廷准許，遠至雲南保山城內都有紀念他的專祠。而後到國民政府時代，特以他在虎門燃煙之日——六月三日訂爲禁煙節，以示對他的尊崇。

自林則徐退隱後，除開率鄉民力爭國土，還有些爲民效命的機會外，他雖心憂國事，卻也自付力不從心，無以爲繼了。誰知道，洪楊兵變得以讓他東山再起，抱病從公，殉職疆場，寫下悲壯的篇章；或者也可作如是觀：林則徐既慨然以天下興亡爲己任，能以身許國，未嘗不是天地間對其公忠體國、